

小說 第一名 劉旭鈞

個人簡介：長庚大學醫學系一年級

2000 年生，台北人，現於桃園修業。

曾獲長庚文學獎，台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，新北市文學獎青春組，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，幼獅文藝 youthshow 案站主。

---

篇名：蝸

他在掛了蝸牛畫的小廚房裡找到泡麵，繞過書架，回到窄小的客廳。左邊 J 的工作室傳來顏料味，物品散置。夕陽從工作室的窗射入客廳。他突然感到悶熱。

想著開冷氣的電費，他打開電扇。泡麵顏料氣味混雜，有種在畫廊裡吃零食的罪惡感。他們很少關上那扇門。油彩味曾令他亢奮，卻也逐漸麻痺。他看著 J 的那扇窗。植栽久未整理，滋養害蟲。

他把門關上，又打開，最後只是掩上。

教授再三叮囑他學開車。他後來才由助教那裏聽到，老師看了競爭團隊的研究，備感壓力。研究蝸牛似乎特別吸引慢條斯理的人，教授如此，他亦然。因此，教授年過五十仍不會開車。

下午，他到研究室向教授覆命已開始受訓，教授點頭，打發他整理樣本。助教說，教授另外找了司機，幾天後就會出發。

他將一瓶瓶蝸牛放到窗台上，貼上標籤，平時用的鐵桌則被教授的採集雜物佔去。窗台上頭擺著盆栽，藤蔓爬上鐵窗。

不知名蝸牛忽然落下，在窗台上縮為一具殼體。此時他沒有聯想到任何品種，只是無名害蟲。他瞬間覺得自己也許不適合做研究。他拾起倒楣的蝸牛，放在掌心，走向門邊的垃圾桶。

他感覺到一滴濕潤黏稠的液體在手心流動，熟悉感使人呆滯。那滴黏液爬離手心，直上手臂。他取下蝸牛，扔入垃圾桶，然後走向洗手台，洗去那分搔癢。黏液勾起熟悉的羞恥。他感覺耳朵持續發燙。助教開門進來，他別過頭去。助教在門邊停了幾秒，才走回連通的辦公室。他擦乾手，覺得臉持續發燙。

不適感持續到回家後的現在。研究室充斥腐質與蝸牛排泄物的氣味。

他想起洗衣籃裡的衣物該拿去洗，卻沒走到洗衣店的動力。七點，他窩在沙

發上，蜷起身體。夏季的太陽緩慢下沉，從一個房間以外的窗戶射在沙發上。他縮到兩塊枕頭下，突然覺得自己像隻蝸牛，蜷縮而遲緩。

絨毛枕頭摩娑著左耳，傳來騷癢的暖意。他坐起，撫摸左耳。耳垂傳來刺痛。後頸縮起，等待痛覺減輕。他再次按壓，左耳垂硬塊抵回。左耳垂的囊腫仍在擴大。他想起向J抱怨左耳垂囊腫時，J說，那麼痛，割掉吧。學學梵谷。

※

本來就是一場漫長的等待，他闔上眼睛，想到明天又要去遙遠的駕訓班，更覺疲憊。駕訓支架般被塞入他突然被抽乾的日程，維繫時間感。

駕訓班隱身在新店的工業區中，聲名遠播卻不見路牌。陽光毒辣，他用手蓋住左耳。

車開到眼前，窗未搖下，駕駛座的門打開。戴著口罩的教練走出來說，請上車。只給必要的指令，不說廢話。在一群年過五六十的中老年男教練間，她顯得沉默。他瞥見她的名牌，知道她姓高。他猜不出她的年齡，束成馬尾的棕髮有些退色，增添老氣。他猜她相當年輕，因此覺得稱她為教練，有點彘扭。

她坐上副駕駛座後說，前進吧。他聞到她身上傳來若有似無、難以辨明的香水味，以及更明顯些的草莓洗髮精氣味。

輕放煞車，車子緩慢前行。道路口時，她說請打左邊方向燈，一又四分之一。他照做，車開始轉。高教練輕聲叫停，同時踩煞車。

她指著前方的路中箭頭說，你看，這樣偏太多了。

他點頭。

先試著修修看。她說。

他看著箭頭，嘴巴微張，手緩緩離開方向盤，看向高教練。眼神交會，她問他，怎麼了嗎？他搖頭，手放回方向盤，卻沒轉動。他知道這樣的沉默及靜止十分無禮。他知道。他覺得此時沉默的自己不是自己。

高教練語帶關心地問，有甚麼問題嗎？

他搖頭，然後又點頭。

她的手扶上方向盤，同時打R檔後退，打正方向盤，打D檔再前進。沒有抱怨，沒有瞪視，沒有嘆息。

車遲緩前進。

在 S 型彎道前，她停車，縮回座位。她指著樹籬間的彎道，要他把手放回方向盤上。他照做。方向盤微熱，手心出汗。

他感覺教練說的每句話都變得遙遠。動作跟不上指令。

你要專心一點，高教練說。

他想著應該要回答，卻被禁聲。那是詭異而粗魯的感覺，表面的遲緩則賦予掩護，讓她的等待理所當然。這不是他。他知道自己根本在試探她的耐性，卑劣賭氣。他很想承認，但他確實在發洩。

他突然有種自白的衝動，又隨即覺得這種衝動太無賴。告訴教練自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，需要發洩。這樣太無賴。另一種恐懼同時襲來：他必須解釋 J 和他的關係。

結果甚麼事都沒發生。她看著他的手與靜止的方向盤，停頓了一會兒，要他倒車出彎道。

※

進家門，在黑暗狹窄的玄關差點踢到洗衣籃。他小心不碰到掛在邊緣的 J 的衣服，開燈走進客廳。他開始不記得 J 離開多久了。

站在廚房裡喝水服下治療耳垂的消炎藥，他看著牆上的蝸牛畫。J 用厚重的灰白顏料畫了一隻很印象派的蝸牛作為生日禮物，令他相當意外。J 討厭蟲。每當蝸牛由窗進入，J 會戴上手套，把蝸牛丟到樓下。

你畫的是甚麼品種？他問 J。

這重要嗎？J 挑眉。

很重要。因為我認不出來。作為研究蝸牛的學生，這很嚴重。

J 大笑。

透過回想，他品嚐那缺席的笑聲。他問 J 為甚麼願意畫蝸牛？

因為你喜歡。J 說。

我不喜歡。他說。

J 的笑容僵硬。

那為甚麼還要研究？

我不知道。

沒關係。J 輕聲。我也不喜歡。

那夜他明顯感覺 J 變暴力了。暴力，且無禮。但他不介意。能成為怒意與不滿的受體，讓他覺得一切都相當真實。節省電費，沒開冷氣，這種拮据也讓他覺得好真實。汗水與體液固著兩人。黏液真實而無法逃脫，他享受這樣的束縛。

J 問，你知道為甚麼我討厭蝸牛嗎？

房裡只有兩人沉重的呼吸聲。

一部分是他的黏液。J 說。我討厭那種黏稠的感覺。

但兩人還是躺著，誰也沒離開。

※

高教練一直坐在他隔壁。看著其他學員各自開車在場內練習，教練們穿梭其間叫罵，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抽到爛籤。他知道這是非理性的擔憂，卻也不怪自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。

放在腳邊的牛皮紙袋不時碰撞到褲管，提醒他上午研究室的不愉快。助教走來走去，令人心煩躁。他知道助教一直瞥向他，那眼神帶有試探與嘲弄，試圖從他身上找到被教授遺棄的痕跡，想看出他的慌亂或怨懟。一陣耳鳴，持續數十秒。他開始想也許該去掛耳鼻喉科。他把蝸牛放回櫃中，不等耳鳴退去，如常翻閱資料，以免讓助教覺得抓住了不安的徵兆。

現在，他也試圖不讓高教練看出他的情緒。但這十分困難，他只能持續保持緘默及僵硬的動作。他無能阻止自己將所有的場所與人物連結，形成巨大嘲弄。教授離去，他只能自力更生。駕訓班派給他一個可能很糟糕的教練，讓他覺得自己在各方面都被遺棄了。離開研究室前，他刻意放慢所有動作，收拾物品近乎無聲。向門的每一步都精心計算，沉穩緩慢。他不會讓助教得逞。

他們仍在 S 形彎道上練習，高教練沒告訴他任何訣竅。即使開著冷氣，仍感覺自己全身冒汗。她戴著口罩，似乎不受烈日影響。

我想，你要再專心點。她說。

他沒回話。

有什麼原因嗎？她問。身體不舒服？

他想起助教突然站起，拎了手邊一個牛皮紙袋，奔向他。

教授為採集買的，但剩太多。說著，助教遞出牛皮紙袋，他接過那沉甸甸的袋子，聽見金屬碰撞的聲音。助教微笑，滿意自己打出的最後一擊。被留下的人拿著被留下的物資。一切恰如其分。

他厭惡如此沉默，也厭惡如此沉默的自己。但他不願意再次失敗。助教成功打破他的沉穩，他不打算讓教練再成功一次。

車緩緩前進，該轉彎處仍直行，離開 S 軌道。他覺得自己就像隻討人厭的蝸牛，而她正在一旁默默觀察他的遲緩、灼熱，黏液般的遲滯，以及失語。他突然想到蝸牛沒有聽覺。每當想起這件事，就開始想像雙耳充塞濃稠液體，漸漸無聲。

快要撞到停在一旁的教練車時，她輕聲說，開回來。

高教練似乎把一切當作失誤。真正的失誤很快就出現：持續後退時，雖然有記得向後瞥，卻因眯眼而沒看見低矮的花圃，保險桿擦撞。

他聽見低沉的男聲發出嘖嘖驚呼，身穿紫衣的男人從一旁涼亭走來，手插著腰，使啤酒肚更浮出。紫衣男翻了個白眼，大吼，你的教練在幹嘛。

繼續做你的，她說。

他清楚聽見指令，卻無法反應。神經連結似乎被剛才的巨響切斷，無法想起讓車回到路中央的方法。他嘴巴微張，欲言又止，手緩緩離開方向盤。車突然又開始動，磨過牆壁的聲音令他全身一緊。他連煞車一併放開了。在他反應過來前，高教練踩住煞車。紫衣男在涼亭裡抽菸，看向他們搖頭。

另一個叼著菸的教練走進涼亭，兩人對著副駕駛座指指點點。隔著玻璃，他和高教練聽不見他們在說甚麼。

把車停回路中後，高教練把飄到眼前的髮絲撩到耳後，轉向他。

請問，你是不是不想學？她明顯提高了音量。如果是這樣，你可以不要學，我可以不要你的學費，獎金也是。你可以離開。

他幾乎要伸手開門。離去的意念在他遲緩的行動與思量中磨耗，而又確實有那麼幾秒，他幾乎要說出來。把教練當諮商師般地自白。但這些在那足以固著一

切、名為自我的黏液中消解了。他還是沒有移動。

瞬間他想起兩人躺在床上那晚的對話後續。他問，另一部分討厭的理由呢？因為他很慢。J說。因為慢，所以怎麼玩都沒反應。

此刻，他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蝸牛。黏液般的汗水，以及反應遲緩的卑劣。他是一隻蝸牛，以轉動的方向盤繪製自己的殼紋。

說話啊，她大聲說。我是你的教練誼。你這樣的態度，對嗎？還是，你對我的教你的東西有什麼意見？

他搖頭。

但你表現出來的是。他發現她的身體連同聲音顫抖，髮絲再次飄到眼前。她伸手撥回。

他覺得自己全身縮起來，勉強擠出一句，抱歉。

高教練直視著他幾秒，才慢慢轉頭，看向前方說，請。請繼續前進。

車開出彎道後，兩人下車。似乎比他更快恢復平靜，她問，我還是想問，你到底怎麼了？

他知道她在為他找理由，這樣對兩人都好。

遲疑一會兒，他搖頭。

回家後他在廚房扯開牛皮紙袋，倒出一堆罐頭。

從前他就常收到這些。教授習慣放在研究室裡，說那是學生時代的貧窮回憶。快到保存期限時，助教分送給學生們。對他和J而言，這可以省下伙食費。

J總邊吃邊怨，鹹，味道又重。但兩人都同意，他們沒錢吃新鮮鮭魚。即使新聞播報東港的黑鮭重量，他們只想得起罐頭味及肉屑。

倒在盤中，他吃了一口。

是甜的。

他緩緩放下盤子，拿起棄置的空罐。他不記得這氣味，卻開始記起，鼻腔與

腦一同被占據。

檸檬黑胡椒鮭魚罐頭。

忍著甜膩吃完整盤，雖然覺得這不是鮭魚罐頭，卻想不起真正的鮭魚罐頭該是甚麼味道。他忘記數有幾個罐頭，只覺得那會殺了他和他的味覺。他放下筷子，輕壓耳垂。醫生囑咐，只能吃新鮮不油膩的食物。痛感令他閉上眼睛。他順勢摸上耳殼，環繞入耳中。連耳朵都在出油。

他從不讓 J 有機會抱怨這件事。

他想起吹風機的聲音掩蓋 J 的腳步聲，但油彩的味道讓他警醒 J 的靠近。他全身緊繃，感受 J 的鼻息。J 的手指撫過未乾的髮絲，順下洗淨的耳朵。在耳殼內繞著一圈又一圈，J 說耳朵是一個滑順的迴旋，一路向心，似乎要直通耳內。像是蝸殼，裡面住著一隻小蝸牛，就是耳蝸。對此他想，也許 J 能知道耳蝸的存在就值得讚賞。

他記得自己責怪 J 不該什麼事都往蝸牛扯，只因為他研究蝸牛。J 笑說你真的懂蝸牛嗎，就一團黏液有什麼好研究？他發現 J 雙手撐著桌子，在他身後搖晃。他知道 J 醉了。J 這幾天在工作室打了幾通漫長的電話，去附近見了有些人，似乎要籌備什麼。

J 又搓著他的耳朵說，你是蝸牛，你是蝸牛吧？等等你不是陰陽人……但總之蝸牛就像是不分吧，可以幹也可以被幹？

他反擊，你知道嗎，也有雌雄異體的蝸牛，例如前腮類？當然，他有更該斥責 J 的事情。粗魯的言語。貧乏的知識。盲目的自信。

但其實此刻他只想摀住耳朵。

J 粗魯地把一旁的濕毛巾扔在他頭上，說，還不都是要做。

當他憤怒地準備扯下毛巾時，J 把他拖向臥室。

※

早餐又是檸檬黑胡椒鮭魚。打嗝時，仍能聞到甜膩的氣味，沒有檸檬，不是胡椒，而是檸檬黑胡椒鮭魚。

外頭下著雨。

在駕駛座上，他忍著不要打嗝，呼吸也盡量輕淺。如此拘謹反映在車速及方向盤的轉速上。錯過轉彎回到正道的機會，車向左偏，竹子枝葉與陰影鋪蓋而來，紅磚牆越來越近，眼看又要撞上花圃。教練還來不及開口，隔著車窗就傳來悶卻漸強的吼聲。紫衣亂無章法地揮動雙臂和雨傘，喊著左回正！左回正！哀呀來不及要撞了哀呀，哀呀。基礎這麼差，怎麼教的。搖頭一唱復三嘆，肚臍甩動。聽著聲聲左回正，他停止原本向左的轉動，抵抗著方向盤的阻力向右轉。他不知道紫衣男的意思究竟是向左打正，還是由左打正。混亂的用語配上難聽的聲音，他失去思考能力。

教練在副駕駛座急踩剎車。

紫衣走到車前插腰，大力搖頭，叫起高教練，又嘮叨道，連基礎都不會。妳教的都這樣。

紫衣仍在外頭大喊左回正。

現在，向左打正。她命令。

車緩緩靠向花圃的磚牆，近乎平行時她說，可以停下來了。他往左窗瞥去，竹葉已靠上車窗。

請專心。她說，別被只會大聲的人干擾。

他看向她。她的表情仍舊掩蓋在口罩底下。

做完一次 S 型彎道後，教練叫他坐到後座。兩人淋著小雨交換位置，車向前轉過直角彎道，似乎要繞場。他看著教練的不織布口罩被雨水沾濕，馬尾的髮絲閃著銀光。

你會害怕搭我的車嗎？高教練問。或者，多多少少也覺得我不太會開車？因為我教得不好？

他看見她透過後視鏡看著自己。他認真思考，然後看見她的肩膀似乎微微抖



了一下。

她在笑。

無論晴天或雨天的訓練場都讓他感到死氣沉沉。練習場裡的一切看起來都老舊不堪，鐵搭的涼亭黃漆剝落，露出紅鏽；斜坡旁的廁所地上常有竹葉，背黑色的腳印及汗水凌遲。零落幾棵榕樹下放著掃聚集幾包垃圾，一旁就是其他教練常圍著抽菸吃飯的小桌。穿透雨幕，他看見上面仍放著便利商店的咖啡杯及菸蒂。

車突然加速。

紫衣男教練撐著雨傘，手提塑膠袋蹲在車道旁，拾取著甚麼。車迅速掠過，紫衣男向後倒，雨傘落地。車外傳來悶悶的幾聲靠天喔。

車繼續開。他回頭看，非洲大蝸牛散落一地。看著紫衣男小心翼翼地把牠們收回袋內，他感到噁心。

回家前他特地去了趟實驗室，冒雨取回幾本論文。助教語帶諷刺稱許他自力更生，精神可佩。

他讀著某大學的碩士論文。有一種蝸牛以氣味及黏液追蹤對方，另一種則只靠黏液。而在一種雌雄異體的蝸牛間，異性間追隨比同性間稍高，但無顯著差異。研究認為無法支持黏液追隨作為交配策略。

讀完摘要後，他作為研究生的腦就崩解了。一隻蝸牛為了追上遠離的蝸牛，沾著濕滑的黏液，緩慢向前。一切都是這樣緩慢遲滯，如此荒唐以致近似啟示。追上，這個詞本身帶有的意欲以及荒涼，蘊藏在一切伴侶關係與交配之中。

他知道找碩論方向要靈感。但不是這種。

他知道那天J是無心的，他只能相信自己知道。他們留了許多汗，全身濕黏，交纏成為交換。在骯髒的自覺來臨前，兩人僵硬地維持最後動作。他知道J必須回到工作室趕工，兩人計算著時間。

好黏，J說。為製造離開的藉口，避免尷尬的沉默，開始說起不著邊際的話。都是你的汗。兩人各自留著一些話沒說。J沒說的，是汗以外的東西，而他沒說的是，這其實是場交換。

但J又說，都是你的汗，真討厭。像蝸牛一樣。

J 猛然站起，打開房門。小客廳的光射入，他伸手抓住門邊的 J。J 沉下臉來，鄙夷的眼神令他感到羞恥。J 甩開他的手，走出房門。他看見 J 足印的汗漬，在房門外延長。

闔上論文，他想起那條汗漬，感覺身體逐漸冰冷，惡寒。如果他是蝸牛，J 也是。而等待一隻蝸牛，是徒然的。

※

半夜，他醒來，聽見雨的聲音。雨有好幾種聲音，遮雨棚間規律的雨滴聲，及雨幕緻密且轟然的巨響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不是雨的聲音。睡夢間他任其流逝，直到聲音越來越清楚，他才從床上跳起，突然感到一陣耳鳴。他對這這樣的症狀產生片刻的警覺。

客廳仍一片漆黑，他扶著牆壁把燈打開。門邊洗衣籃被清空了，J 的房門掩上，卻一如往常沒有關閉。地上有水漬。他巡了一圈，停在廚房。

蝸牛畫不見了。

房門碰撞聲，他不敢回頭。靜靜地，他聞到酒味。

他閉上眼睛，呼吸逐漸紊亂，分成兩個聲道。那不是他的聲音。他覺得後頸泛起搔癢。他知道這種感覺。他曾經閉上眼睛，感覺 J 的手指向他的眉心的那種擾動。那不是溫度，也不是呼吸之類的觸覺。那是一種感應。

他閉著眼睛，等待被靠近，直到接觸。直到合為一體。

大門在他背後關上。

他沒再睡著，早上直接到駕訓班。

坐在後車的座位，他看著教練帶前座學生繞場。他終於確認教練本梯次只有兩個學生，這位同學明顯比他穩定許多。繞完三趟後，教練讓這位同學先回去。他坐到駕駛座上，重新發動車子。

整堂課教練的手都沒有離開方向盤。跑完第一圈，他還是覺得什麼都沒學到。

沒有口令，沒有解釋。路邊黃線停車，教練總比他更早出手轉方向盤。他覺得自己的練習機會被剝奪了，卻沒有抱怨的心情。

練習結束後，回到駕訓班的辦公室。他把傘忘在捷運上，教練到倉庫裡拿了一隻散發霉味的舊黃傘給他，還拎回一只鐵水壺。

教練放下水壺，從櫥櫃挖出一包茶葉，扔在桌上。看見拿黃傘準備離去的他，她似乎突然感到尷尬，於是問他是否願意耽誤幾分鐘喝茶。他微微點頭，放下傘。他很樂意晚點面對外頭大雨以及傘的霉味。

他盡可能不看教練，維持著良好距離與陌生。他等待喝茶時再以自然的表情與眼神看著她。沒有人喝茶可以一直戴著口罩。

他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認真端詳過這間辦公室，畢竟進來的次數也不多。空氣中瀰漫一股霉味，文件用財神爺壓著。過期的交通宣導海報及蒙塵的優良駕訓班獎章看起來都很廉價。微弱的燈光在雨夜裡更顯昏暗。

似乎查覺到他四處觀望的眼神，高教練說，我其實不常待在這裡。

你覺得，我教得怎樣？高教練眼神飄在窗外。

過了幾秒，他回答，很好。

是嗎？她還是沒看他。

煮水，教練在辦公室裡走動，整理盆栽。他坐在窗台邊，感覺自己就像被放置的靜物，不發一語也不會尷尬。然而教練似乎開始感到尷尬了。搬動盆栽時她問，請問，你為甚麼要學開車？是說，開車很重要，但你看起來似乎沒有迫切需要。

他緩慢地微微點頭，覺得這很符合自己蝸牛的形象。但他隨即了解到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，因為她正直視他的眼睛。

他只生硬而簡短地說，工作上要用到，但現在好像又不需要了。

請問是甚麼樣的工作？

研究生兼助理。他說。上山採集需要司機。

採集甚麼？

蝸牛，他說。

所以，你研究蝸牛？

嗯。

這裡有很多蝸牛，她邊說邊在盆栽的枝葉間翻找。等雨停了就會出現，有幾個教練喜歡撿來吃。

她持續整理窗台盆栽，多出的幾盆被放到地上。鐵水壺鳴聲如尖叫，她關掉瓦斯，開始泡茶。房內煙霧瀰漫。

接過茶杯後，他看著教練，卻始終沒有看到她拿下口罩準備喝茶的意思。他想問，還是忍住了。默默飲畢，他起身離去。關於教練的事情，自始至終都是謎。她的年齡、相貌、曾經的職業。他發現自己對於這樣的謎竟無動於衷，失去關切的能力。他的一切情感都消散在漫長的等待中了，所有時間都是虛度。

你有聽過園藝治療嗎？她問。看見他不解的表情，她發出輕笑聲。你是覺得這個話題跳太多嗎？

她低下頭，撥了頭髮。

她在窗台前蹲下，看著地上的盆栽，挑了一盆放上桌子。在燈下她仔細翻著枝葉，卻好像一無所獲。他知道那是一盆過手香，有種特殊的香氣。高教練摘下一片有破洞的葉子，在手中搓揉。

也許你需要提升一下專注力，她說著，把過手香遞給他。他從她的語氣中聽出輕微的笑意。很好照顧，害蟲幾乎沒有。唯一的一種，剛好就是蝸牛。

澆水時，他發現新芽上有啃食的痕跡。地上有殘葉。在枝葉間翻找，什麼也沒發現。他噴了辣椒水，回到臥房拿袋子和參考論文，趕到研究室。助教傳訊息說教授已經回來，今天就會進研究室，有一些新樣本。但沒發現新種。

走進實驗室就能感覺到頹喪的氣息。鐵桌再次擺滿教授雜物，樣本及飼養箱散置。他把參考論文放回書架，看助教忙於應付教授，竟覺心滿意足。他攔住助教，藉口練車請假，明天就要考試。助教揮手，無暇攔阻。

他開了最後的罐頭當早餐，坐回客廳。這味道相當陌生，與預想中的甜膩不同，帶有一種不熟悉的鹹腥。

拿起空罐，就像發現電影片尾的隱藏片段。藏在一堆檸檬黑胡椒中，有一罐水煮鮭魚。他重新記起這氣味，卻無法與遙遠的記憶相連。他不記得J反覆抱怨的水煮鮭魚罐頭是甚麼味道了。

他重新認識這氣味，感覺回來的一切不再相同。

※

災情更加嚴重，卻仍不見蟲體。即使學了這麼久的害蟲學微生物學植物病理學，即使也當了一段時間的研究生，他不會這麼認真對待一盆過手香。即使看不到找不到，就是會發生。毋須細究。毋須科學。一切合理。

原先他把盆栽放在客廳桌上，但殘渣越來越多。

他不想看到那盆過手香。

暫時想不到能放哪裡。他只是拿起盆子，在狹窄的客廳無意義地轉了一圈，然後推開J的房門。

他想起自己很久沒進來了。工作室裡的擺設沒什麼改變，桌上一如往常散落著文具、底稿，和一些J解釋過但他從未記住功用的工具。他開燈，把過手香放在J桌上，壓在一堆紙上。呆站幾秒，他又把過手香拿起，走到窗台旁蹲下，在陰影的角落放下過手香。他知道自己在做的這些事都會減少這盆植物的存活率。再怎麼容易活的植物也需要陽光。

霸佔窗台的植物大半枯死，他感到罪惡。J離開之後的兩天，他沒再進過工作室。他記得，就是兩天。只有週末生活才能真的如此廢爛。但那兩天他也沒澆水。他只是縮在工作室窗台旁的角落，現在他站的角落，甚至在那睡著。他不會靠近桌子和畫架。他不敢。

他把過手香直接壓在枯死的盆栽群上，然後蹲下。

他們最後一次做就在這裡。那時J似乎有了新的構想，常在外頭過夜，再回來把自己埋在工作室裡。紙從桌面蔓延到地面。他站在門邊問J這幾天待在哪裡。朋友家，J蹲在一堆紙上說。

他記得那天他們說了些什麼。他覺得那天站在這裡的自己不是自己，他不是那樣一個充滿疑心跟佔有慾的人。他把J逼得站起來咆哮聲明自己的清白。兩人隔著畫架爭吵，J說自己有四處交流的必要跟自由。

那我要等到甚麼時候？

我有要你等我了嗎？J反問，然後口氣轉趨緩和地說，我不是已經在這裡了？

他沒有回話。

你在浪費時間嗎，J說。

他還是沒有回話。

幹。J蹲回紙堆裡。

※

場內考試順利過關。在等候區，教練坐在他旁邊，簡單複習並叮囑注意事項，他沉默點頭。陽光射入涼亭，背後發熱，腋下出汗。逐漸增高的溫度讓他昏昏欲睡，覺得臉開始出油。

在早餐店吃午餐，小籠包似有碎骨。如廁後順便洗臉，用衛生紙擦乾汗水，消不去陽光烘烤後的不適。坐在路邊座位，他後悔自己沒有點杯冰奶茶。公車呼嘯而過，再次耳鳴。他打開手機網路，確保能接受到教練的緊急通知，忘記上次這麼做是甚麼時候。總害怕耗完流量，最後索性不用。時間仍然充裕，他搭了下一班公車，前往考場。可能快拿到駕照了，這種感覺不太真實。

他聽見雷聲。

在公車上，他並未明確感受到天空暗沉下來。他看見雨滴落下，佈滿窗上。惱人的路況。下車，他沿著人行道走向考場，駕訓班已搭起紅白雨棚。強風讓雨棚傾斜。學員們坐在板凳上面，雨斜打進來，無人倖免。考生們低頭划著同樣淋濕的手機，面無表情。

他喚醒手機，跳出一則訊息。

我回來了

四字，沒有標點，沒有情緒。軟體顯示 J 仍在輸入訊息，他靜靜等待，但那行字很快消失，顯示一分前在線上。他把手機放回口袋，幾分鐘後又拿出來，仍無訊息。他不死心地檢查，顯示為三分前曾在線上。他持續這樣的動作，直到前方指揮的高教練前來告訴他，輪到你了，要專心。

他點頭，起身。

穿黃背心的考官撐著暗紅大傘，站在行道樹下，默默看他檢查車體。不到一分鐘，他已全身淋濕。坐上駕駛座，他重複早上場內考試的發動程序，卻漏轉鑰匙，打了 D 檔以後才轉。監理所考官複述，沒在 P 檔發動，扣十六分。

他點頭，打左邊方向燈，觀望雨幕與不見減速的後方車流。這似乎是個不適合舉辦場內考試的時段，車流不止。他覺得這是讓他冷靜下來的良機。他開始猜想，自己有多高的機會可以撐過考試，不再被扣另外十四分。他更在意的是，無論通過與否，他是否應該打通電話告訴 J？這似乎是個打電話給 J 的絕佳理由，如此，兩人都能當作什麼都沒發生。

不轉嗎，考官問。

他準備左轉，卻又錯過機會。考官的持續催促令人煩躁。

雨勢增強，沉重的落葉斷枝砸在擋風玻璃和白色引擎蓋上，滾落前方。行道樹的一片青翠中，掩藏著各種難以辨認的棕色物質，砸出沉重的聲響。他心不在焉。

他想起在他們做的最後一晚。J 罵了聲幹蹲回紙堆後，他推倒畫架。畫架倒在 J 身上，J 的頭髮沾染顏料。在天花板內嵌的黃色展示燈下看來像是擺在美術館裡的潑漆人像。

J 站起來，查看災情，在沉默中撕毀畫紙扔在地上。打了他一巴掌。用力推。兩人倒在地上。

他摀著左耳，靠牆站起來。他知道 J 在靠近。他向前用力踢出左腿，腿還沒伸直，膝蓋就撞上了柔軟的甚麼。J 彎下腰。

他蹲下來，看著 J。已經蜷曲側躺的 J 微微抬頭，瞪向他。幹，你有種，J 咬牙說。

他放下摀著左耳的手，頭有點暈，聲音有點遠。他移動雙膝，靠近 J。J 逐漸伸展，躺平，緩慢解開皮帶。他扶牆起身，想去冰箱拿冰塊。J 揉著下腹說，不必。然後褪下長褲。

他仍然跪在那裏，看著 J 裸露的部分。視線移，他發現 J 微微坐起，看著自己的下體，什麼事都沒發生。

他移動雙膝靠近。他們看著相同的東西。他的膝蓋逼上 J 的腿，J 卻沒動作。他將 J 的長褲移開，墊在 J 的下方。兩人對視，J 的嘴唇開始移動。他突然覺得恐怖。

繼續啊，J 語調平板地說。我沒辦法。你做吧。

他顫抖著，比平時感覺到痛時抖得更厲害。他是第一次這樣做，但 J 是不是第一次，他不知道。J 沒有出言糾正他任何動作，他第一次看到 J 的表情如此痛苦，嘴唇顫抖著形成詞彙。

蝸牛。

他停下來，血液凍結。

他不知道自己停了多久。忽然，J 的手捏住他的左耳，猛然拉扯，他沒抵抗，只是恢復動作。J 的手仍然沒有放開，碰撞本已發炎的耳垂，擠壓耳殼。他看著 J 痛苦的表情，竟扭曲成微笑。他們發出的聲音，都在笑。

就在那時，他開始耳鳴。

隔天早上他坐在床頭，很久以後才走出房間。好像發生過什麼很嚴重的事。他還沒平復過來。他覺得不太清醒。

J 一派清爽地吃著鮪魚罐頭說了早安。他則抱怨左耳的疼痛。

那麼痛，就割掉吧，J 心不在焉地說。學學梵谷。

J 開始說起展覽的事。五個人各自提供畫作，他想起，就是在那時 J 提出想把蝸牛畫帶去，他應允了。J 說展覽主題還沒想好，但大概有雛形，要參考幾年前的梵谷特展，燃燒的靈魂。

J 喋喋不休，梵谷卻刺在他的耳裡，左耳垂持續刺痛。他回想昨天晚上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他看不懂 J 的表情，也不知道 J 為什麼會讓他這麼做。他想到了恐怖的可能性。

J 的那四位朋友，是否也看過那樣的 J?

J 繼續說，他們也想舉辦一個類似的展覽，致敬這位割去左耳的大師，即使他們都不像、也不願意像梵谷，這個想法令五人興奮不已，討論到深夜……

他冷哼一聲。

J 問，你有意見嗎。

沒有靈魂，燃燒又怎樣。



現在，又有什麼落在引擎蓋，一路滾落。在他緩慢左轉的同時盯著那塊白底紅字立牌，眯眼看清上頭的字。

道路駕駛中

考官皺眉，再次催促。

等一下，他說。東西掉了。

轉就對了，廢話什麼。考官說。

他猛踩油門。

膠殼碎裂的聲音竟然讓他覺得有點興奮。

考官煞車，他撞上方向盤。

車停下後，額頭持續靠著方向盤。

考官逃出，在雨中要他滾下車。

他打開手機，用地圖尋找最近的車站。手在顫抖，他覺得所有聲音逐漸遠去，耳鳴大作，失去平衡，終至無聲。

燃燒又有什麼用，沒有靈魂。他重複一遍，莫名暢快。低頭吃著罐頭，他沒看見J的表情。此刻，沉默駭人。

※

全身濕透，他靠在門上，聽不見裏頭的動靜。但他知道J在裡面，也許正在享受數周來難得的睡眠，或只是整理工作室。

手機螢幕顯示高教練的訊息，問他通過了嗎。傳送一張貼圖。他沒點開。

他想著那盆過手香，在J窗台上的那盆過手香。

他不知道該怎麼對J說左耳聽不見了。

靠門蜷縮，蹲下，讓自己縮小，好像就能硬化。一滴被體溫加熱的雨緩流過耳際。他勃起了。他預見J逐漸冷酷的眼神向他逼近，撫觸紅腫的耳垂，然後如欲粉碎耳殼般捏著他的耳說，大概是耳蝸被你嚇死了。不如我們把它挖出來，讓你好好研究吧。